



□犁米

青石关，一座建立在济南市莱芜区和淄博市博山区分水岭上的长城关口，与莱芜区境内的穆陵关、锦阳关并称为齐长城三大关，素有“一夫当关、万夫莫开”之说。

站在青石关右边的山峰上，眺望脚下的青石关，峡沟驿道，两边陡峭的山峰，如同两扇半张的蚌壳，将青石砌铸，镶嵌在两峰之间的关门裹挟在怀中，就像一粒浸透千年包浆的珍珠，隐隐地折射着历史的光芒；似一件沾满历史斑痕的千年古董，述说着过往岁月的沉淀之美……

齐长城修建于春秋时期，到了齐宣王执政齐国时，这位专行霸道而不修王道的国君，为了防御南邻鲁国和西南方的晋、卫、宋等诸国的侵犯，耗费巨资，征用数万民夫，将西起长清境内的古城墙延建到东海之滨，让这一头饮黄河、脚伸大海的齐鲁石龙，亘古绵延在泰沂山脉、黄海之滨的岭脊与沟壑之间，成为齐与鲁两处疆域的分界线。

齐国东邻黄海，北靠渤海，有沿海渔盐贸易之便；故齐国自建国之始就采取了“因其俗，简其礼”的国策，依据齐地的自然地理条件，优先发展工商业和渔业，使齐国的商业经济得到了较快发展，为齐国的强盛奠定了物质基础。春秋时期齐国铁制工具的出现，提高了生产力。齐桓公时期，由于管仲的改革，采取农工商并举的政策，铸行刀币，鼓励经商，使齐国强盛，成为东方之大国，并首霸诸侯。春秋晚期齐国先后灭掉了纪、谭、莒、莱等诸国，使齐国的地域扩展到东方海滨，齐国的开放型沿海工商经济和内陆农业经济得以同步发展，为齐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创造了条件。

齐长城的修建，虽然阻挡了鲁、卫、晋、宋等诸国的侵犯与进攻，但是却严重阻碍了经济贸易和市场的发展。齐国繁重的加工业，需要鲁、卫、晋、宋等诸国廉价的劳动力来完成。充盈的物资商品，在内需拉动不了的情况下，亟须异地市场来推动消化。此情此景，长城那几个数得过来的关口，无疑成了齐与鲁、卫、晋、宋等诸国之间经贸往来的“黄金通道”。

青石关北距齐国的都城临淄不足百里路，南距鲁国的都城曲阜不足三百里，处在双峰对峙、中为一线天的谷口之南的制高点上。青石关南北两侧山谷中，有长3公里、宽28米的关沟，古称“瓮口道”，关门用长条青石发碹，两人多高，宽一庹半，关口长近9米。

关门南向两则，设有守关将士的兵营房，供南来北往客商歇脚、喂马的驿站，它不但承担着英勇武夫巡访查哨、达官贵人走亲访友、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枢纽作用，还是国与国之间传递公文的信使或来往官员途中歇息、换马的住处。

车辚辚，马萧萧，行人弓箭各在腰……牵衣顿足拦道哭，哭声直上干云霄。青石关下，昔日那种

郎君赴战，妻离子散的悲切场面，虽然已经尘封史册，但是望着残垣断壁的齐长城、关口下面岩石路上马踏车碾犁出的岩沟，蹄铁、木轮踏击岩面发出的嗒嗒嗒声，仿佛还在耳边回旋……急遽的马蹄声骤雨般逼近，又旋风般远去，即使在关口驿站停留的片刻，也不敢有丝毫懈怠，轮值的驿官匆匆验过火牌，签明文书到达本关口的时间，那边的驿卒已经换上了备用的快马，升平的奏章、战乱的塘报，或是开战、求助、结帮、议和照会的文书在疾驰的马蹄声中，一站一站地传递……

如在夜晚，蹄铁踏在岩道上敲击出的火花瑰丽而又耀眼……关口驿道旁，茅屋寒舍中，正在为戍边巡防夫君缝制寒衣的村姑，听到急促的马蹄声，慌忙停止手中飞舞的针线，趴在窗前，期盼那清脆的嗒嗒声来到柴扉前，牵马入院的是一别数载、日思夜想的夫君。蹄声似锥，针针扎心，渐行渐远，失望与沮丧、牵挂与相思、担心与郁闷，都被那马背上的驿卒带入茫茫的暗夜中……

吴钩残月，月冷星稀，当那厚厚的关门关闭，被挡在关沟驿道里的商贩走卒，眼望着齐长城上惨淡冰冷的月光和垛口间巡逻的兵卒，无奈地从木轮车上解下随带的行李，合衣蜷缩在装满货物的车架下。

月落西山，日影自怜。当关门被推开的那一刻，滞留在关沟中的贩夫走卒、经纪掮客们，抹去头上落满的霜花，在一片杂乱的噪声中，将捆卷好的行李扔在木轮车架上，驾起木车，憋足力气，朝着半山腰处的关门推去。借着牛拉人拽的外部力量，合着牛马的汗息，驾车人攥着碗口粗细的车把，蹬腿弓腰，顺着岩面上那被木轮啃出来的岩沟，缓缓地、亦步亦趋地朝前弓着、弓着……

推车赶脚的人从青年、中年到老年，走了一批又一批；历史从公元前到公元后，换了一朝又一朝，年代更迭延续。关沟驿道，吱嘎吱嘎的木轮声从未间断。水滴石穿，绳锯木断。关口下方倾斜的岩面上，那道伤疤般的车辙印痕越碾越深，如同一根从中劈开、加工抛光的无缝钢管，带着油性、散发着耀眼的亮光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，205国道从青石关一侧的山峰中穿越而过。此后，关沟驿道中行走的人逐步减少。偶尔也有不惜力气，抄近道的行人从此路过。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，自行车、机动农用三轮车、四轮运输车的大量涌现，青石关才彻底淡出了人们的视野。但是，齐长城以及青石关岩路上被车轮碾出的石沟，犹如两条汩汩流动的血脉，延续着它的历史生命，书写着上千年中华文明的壮歌。

日月映照、山风雨啸、霹雳雷击，战火劫洗，也未将它摧毁成一堆砖砾碎石。两千多年来，它仍以顽强的生命力，坚挺着不屈的脊骨，矗立在峰谷之间，成为长城线段上保存最完整、生命力最长的关口，当之无愧地被誉为“齐鲁第一关”。



【人生笔记】

## 初为人师的日子

□冯连伟

“小时候我以为你很神秘，让所有的难题成了乐趣……长大后我就成了你，才知道那个讲台举起的是别人，奉献的是自己。”每当我听到这首歌，总忍不住回想起初为人师的日子。

走出考研失败的阴影，丢弃毕业前分配工作的焦灼，怀着一种忐忑和对未来的期望，我跨进了高中母校的大门——那一年我20岁。

母校的教学楼依旧，卖饭的食堂依然，变化了的是，我由一个起早摸黑寒窗苦读的学生成了老师。

记得参加完市教育局的试讲，拿到赴四中任教的报到通知单时，我的心中五味俱全。母校曾是我人生的起点，高中三年里，母校的老师们为我们这些来自农村的孩子呕心沥血，帮助我们鲤鱼跳龙门走进大学校园，走向社会。转过身，他们又开始新一个年级的耕耘。如今，我也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加入了这支光荣的人民教师队伍。

报到后，学校召集分配到校的新老师开会，明确了各自的任课年级。我被安排到两个高三复习班任教，和曾教过我的老师们共同教一个班级的学生，而这些学生和我年龄相差不大，我倍感压力巨大。

那时的高三复习班开学比较早，我到学校报到后不久他们就开学了。对任课教师，学校很重视，学生很关注。复习班的学生有的是从其他重点学校毕业的，之所以到这里来复习，就是奔着这个学校较强的师资力量来的。而对于我来说，既年轻，又没有教学经验，怎么样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学生的信任，不辜负学校的期望？成为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难题。

我回想自己当学生时的感受：首先，老师讲得生动引人入胜，学生愿意学，这门功课才能学好；另一方面，任课教师和学生感情好情谊深，学生也会下功夫学好这门课。这些经验虽然是自悟的，但比

较实用。于是，我就把这些感受运用到自己的工作中。

第一堂课可是新老师的“成功钥匙”，讲好了，就是一个成功的开始；讲砸了，可能让学生失望，会影响到今后这门功课的学习，最终影响学生的高考成绩，给他们造成一生的伤害。于是，正式走上讲台前，我认真地在宿舍里做足自己的“功课”：把宿舍的墙壁当作黑板，把眼前的床铺视为求知若渴的学生，把对知识的记忆和理解理顺成可感知的物件……经过精心的筹备，我带着三根粉笔走进教室，开启了自己的教学生涯。

初为人师的日子幸福而烦恼。我这个年轻的小老师备受学生家长和学校领导同事们的关注。凭着课下钻研，课上练习，我这个还带着稚气、穿着牛仔裤、不拿备课本的小老师，居然以朋友和老师的双重身份走进了学生们的心里。学生对我的课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，但这只能说我走出了成功的一小步，我给自己默默施加压力：最终要靠高考成绩来检验一年的教学成果。

初为人师，我提醒自己最多的是要有个老师样，闻到自己身上的老师味，成为学生学习的榜样。于是还童心未泯的我认真地学着做学生的思想工作，学着做他们学习上的老师、生活上的朋友；把原来喜欢睡懒觉的习惯改为和学生一样晨读，把曾经晚上读小说的休闲时间改为跟学生晚自习……

初为人师，有那么多的不成熟和无奈，但让我欣慰的是高考成绩揭晓，我所教的年级单科成绩排了个全临沂地区（当时还未地改市）第一。这是对我初为人师的最高奖励。

初为人师的辛苦和快乐在记忆里仍然那么清晰，遗憾的是，因为工作调动，我离开了让我既幸福快乐又向往的讲台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首初为人师的日子，总会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，正站在讲台上，亲切地对学生们说：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……

□张园丽

前日贪凉，自己吃了半个西瓜，结果凌晨一点开始肚子痛，跑厕所跑到凌晨四点。

早些时候凌晨四点的天应该已经亮了，现在太阳却只是稍稍露了个面，将灰色的天撕开了一线，染上一点点黄。隔着窗户，看不到太阳的全貌，本想看个日出，肚子实在是太痛，只能认输。

病中的人尤其脆弱，在黑暗中总觉得只有自己一个人，灯光能驱散黑暗，却驱散不了寂寞。这种时候感觉世界喧嚣突然退后，热闹繁华都与己无关，唯有眼下的痛苦自己一个人在承受。顿觉命运大不公，简直想要哭一场，为什么是我呢？

热水袋带来了一份温暖，肚子还是疼，肠子像是被搅动起来，好像平日里的安静都是一场错觉，生病时候的狂舞才是生命的最爱，只是可惜我这身躯是承担不了它的快乐了。

头晕晕的，整个人迟钝起来。身体只是觉得疲惫，拼命想睡眠，但是肠子偏不肯，用疼痛昭示着它的不满。躺平疼，坐着也觉得疼，这下子，连看书都不能了。

望向窗外，太阳偏偏今日起得晚，似乎是和谁吵架了，不如往日火热，隔着云层，光也雾蒙蒙的，黑暗隐藏了起来。

但清晨一切依旧都活过来了，渐渐有声音，驱散了一室的孤寂。人走动的声音、隔壁婴儿的哭声，甚至连马路上汽车的鸣笛声也变得可爱起来，隐隐也觉得要把我拉回人间。

肚子痛得也没有那么厉害，也可寻本书看。一本书没翻几页，身体又不肯罢休，渐渐觉得冷。外面的声音也变得朦朦胧胧的，隔着一层玻璃，却听不真切。一测体温，原来是发烧了。

往日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少看了几页书，少写了几行字，总觉得不舒服，巴不得把那一分钟掰成两分钟用，现在确实是不大能动了，反而觉出自己往日熙来利往的好笑起来。

在脑子里想着那些故事，浑浑噩噩就睡着了。下午醒来，发了一身汗，人也松快了不少。体温仍是未降，喝点水，继续睡去了。

一夜无梦，醒来已经降温了。

此时晨曦已轻叩窗棂，自怜自艾竟烟消云散，收拾停当抓起公文包就开启了通勤状态。再想昨夜病重的脆弱，倒是觉得自己颇为无理取闹了。何止人类悲苦不能相同，即使病中和病愈后的自己竟也是难以相通的啊。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 
找记者 上壹点

## 病隙杂谈

编辑：向平 组版：陈明丽